

# 武则天<sup>2</sup>

从三岁到八十二岁

不杀人就会被人杀，  
不称帝则死无葬身之地

武则天一生的每一天都在进行  
生死决斗，最终以八十二岁高龄，  
颐养天年。

王晓磊 著

# 目 录

引 子 · 1

第一章 苦守尼寺，绝望中寻找通天法门 · 15

第二章 执手激情，搏出一线希望 · 40

第三章 驱虎吞狼，媚娘涅槃 · 68

第四章 韬光养晦，布局后宫 · 94

第五章 略施手段夺宠萧淑妃 · 116

第六章 暗怀龙种谋中宫 · 139

第七章 借宫宴广收人心 · 157

第八章 立嗣受阻，挟后宫对抗外廷 · 185

第九章 千古之谜，小公主之死 · 210

第十章 渡劫波媚娘定君心 · 232

第十一章 转守为攻说国舅 · 255

第十二章 设局废后决战关陇集团 · 284

第十三章 李勣表态，媚娘封后 · 311

尾 声 · 328

## 引子

贞观二十三年（公元649年）冬，国都长安。

凄厉的北风吹过龙首原，伴着悲鸣般的呼啸掀起一阵阵尘沙，荒草纷飞枯木瑟瑟，泱泱大唐王朝的都城笼罩在一片萧索之中。

天色阴沉沉的，却不见一丝飘雪，唯有寒风不厌其烦地狂刮着，似乎要把世间万物都吹上天才罢休。路静人稀大地苍茫，连平素车水马龙的明德门（长安城正南门）也静悄悄的，守门兵士都裹紧斗篷蜷缩在门洞中，纷纷感叹：“或许是老天爷在叹息吧。”

苍天因何而叹？

为芸芸众生而叹，为大唐社稷而叹，更为贞观天子而叹。

贞观，这个振奋人心的年号还在，他的主人却已作古。一代英主李世民因风疾加之丹药中毒于本年五月驾崩，太子李治继承皇位，定父皇庙号为太宗，谥号曰文。不过按礼法规定转年才可改元，所以现在还是贞观二十三年。或许年轻的新皇帝驾驭不住这个雄武的年号，亦或许苍天也因人间明主的英年早逝而悲愤，这半年来气候恶劣灾害不断，入冬后更是一场雪没下，各地干旱疫病流行。

正在兵士们嗟叹之际，一驾马车从城中朱雀大街缓缓驶出，后面还跟着几个仆从模样的人，似是某位出京办差的官员。按理说有官员经过，守门士兵纵然不过去行个礼，也得恭然肃立，可天寒地冻的，大伙

不免有些偷懒，又见这辆车是两马驾辕青色帷幔，料想不会是什么大人物。这乌纱如云的京城里芝麻绿豆大的官有的是，哪值得特意去逢迎？谁也没留心，自顾着袖手取暖。

哪知这辆车行出城门，走了没多远忽然停住，车帘掀起，从里面钻出位六十岁上下白面长须的官员。那人大步跨下马车，转身回望长安城，举手投足颇显气派。众兵士一见此人无不惊慌失措，赶紧趋步施礼——这不是三朝老臣许敬宗吗？此人恃才傲物、尖酸刻薄，万万不能得罪。

此时此刻，许敬宗无心理会这帮前倨后恭的小子，只是默默瞻望国都。他刚刚被贬了官，今日便要离京赴任，临行前再回眸长安最后一眼吧。

许敬宗，杭州人士，隋朝礼部侍郎许善心之子，隋炀帝大业年间秀才，如今已五十八岁。他学识才干俱佳，尤以文章驰名，半生际遇却甚坎坷。年轻时正值隋末动乱，他与父亲一起随侍隋炀帝南下江都避祸，不料禁军叛乱，隋炀帝遭弑，许善心也被叛军杀害，许敬宗为苟全性命，手舞足蹈大拍杀父仇人的马屁，侥幸免于死。后来辗转投奔大唐，成为李世民的亲信幕僚，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。

偏巧江都宫变时隋朝宰相虞世基也一同遇害，而虞世基之弟便是日后与许敬宗同为十八学士的虞世南。与许敬宗不同，人家面对叛军的态度是恳求代兄受戮，虽然叛军不肯答应，但虞世南重情不畏死的美名播于天下。于是便有好事者编了句顺口溜：“虞世南匍匐请代，许敬宗舞蹈求生。”

虽说贪生怕死私德有亏，但他毕竟是李世民的潜邸近臣，哪怕熬资历也不愁不能身登高位。惜乎许敬宗偏生又是嬉笑怒骂、不拘小节之人。贞观十年他本已官居中书舍人，却因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开玩笑触怒了李世民，被贬为洪州司马。所幸他确有真才实学，数年间埋头苦干颇有政绩，竟一步一步又爬了上去。李世民远征辽东，在驻跸山大破高丽，许敬宗受命拟捷报，于御驾前援笔疾书顷刻而就，草草出手便是一篇恢弘大作，因而重获李世民欢心，任检校中书侍郎、银青光禄大夫，又兼任太子右庶子，受到李治的赏识。

李世民驾崩，托孤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尚书重臣张行成、高季辅、于志宁进位宰相，许敬宗也有幸接任礼部尚书，跻身三品显贵。这职位虽不能与顾命大臣相提并论，却是新君登基的开朝重臣，日后有望进一步问鼎相位，对沉浮宦海半辈子的许敬宗来说可算是莫大安慰。然而这官当上还不到半年，他又一个跟头栽下去，起因是一桩婚姻——他把女儿嫁给了已故荆州都督冯盎的幼子冯智玳。

魏晋以来家族门第各有等级，五姓七望（博陵崔氏、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陇西李氏、赵郡李氏、荥阳郑氏、太原王氏）和关陇名门居于首位，关东和南方士人位列其下，婚姻也需各按等级门当户对。冯氏一族乃岭南蛮人，虽身挂都督之职，管辖的却是南疆偏远之地，说穿了就是朝廷册封的蛮族酋长，根本不入中原名门法眼。杭州许家固然不是关陇名门，但好歹是诗书礼仪世代仕宦，怎能与蛮人婚配？许敬宗遭侍御史弹劾，朝廷详查之下又发现他收受冯氏大量聘礼，有图财卖婚之嫌。身为执掌礼仪的礼部尚书焉能有此行径？于是他再遭贬谪，外放郑州刺史。

好梦易碎彩云易散，还没熬到新君改元，又被撵出京师。与上次贬官不同，如今许敬宗已年近六旬，有生之年还能再回京城吗？即便可以，还有没有跻身宰相的希望？他心情沉痛，任凭北风拂面，兀自凝然伫立，恋恋不舍地望着长安城。

这时一个送行的年轻人不耐烦地拉了拉他的衣袖：“时辰不早了，南下路远，您老快些上路吧。”此人三十出头，相貌不甚出众，可是脖子上天生便有个肉瘤，虽说不疼不痒，却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变大，如今已有鸡卵大小，样子颇为滑稽——他是许敬宗的外甥，通事舍人王德俭。

“唉！”许敬宗仰天长叹，“时也！运也！想不到我许某人如此多舛，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睹京华。”

俗话说养儿随舅，用在王德俭身上再恰当不过，他不仅继承舅父几分才学，也继承了舅父的刁钻性情，此刻见许敬宗一脸不舍之态，竟揶揄道：“去郑州是圣上的恩典，那地方临近东都市井繁华，您老拿了这么大一笔财，到那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求仁得仁复何怨？”

“呸！”许敬宗狠狠啐了他一口，“卖不卖女儿、收不收聘礼是我自家事，轮得到旁人说短道长吗？那帮榆木脑袋的御史弹劾我也罢，你

小子也来挖苦！难道翅膀硬了，不认我这个舅舅么？”

王德俭不敢再顶嘴——许敬宗对女儿无情，对他这外甥却不错，几年前提携他当了太子舍人；如今李治即位，他也转任通事舍人，从六品上。虽说品阶不高，却在中书省任职，比那些辛苦熬资历的地方官强多了。这会儿见玩笑触了霉头，赶忙讪讪赔礼：“您老消消气，孩儿不过说笑话，哪敢忘了您老的大恩大德？”

“不必说这等假惺惺之言。你心里若真有我这个舅舅，就在京中多多留心，朝中若有动静立刻传信报我。我可不想老死郑州！”

“是。孩儿一定设法将您调回京城。”

“大言不惭！你位卑言轻帮得了什么忙？老夫自有主张，你只管按我说的办便是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王德俭赔笑道，“我这当外甥的不听舅舅吩咐，还能听谁的？”

“嗯？！”许敬宗闻听此言猛然一愣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外甥不听舅舅吩咐，还能听谁的？”

这本是普普通通一句话，许敬宗却反复沉吟，竟有大梦方醒之感——此番被贬似乎大有隐情！

表面上看他是贪财卖婚自作自受，可这种事又不犯王法，顶多算品行不佳，但朝廷对他的审查竟是一丝不苟，从三品降到五品，从长安踢到地方。莫非有人在幕后推动，借题发挥故意赶他走？

到底得罪谁了？沿着这思路想来，要赶走他的人肯定不是皇帝，数年来他兼职东宫右庶子，颇受李治赏识，这个年轻仁厚的新皇帝怎会抛弃他？李治必是被臣下左右，不得不处置。那鼓动皇帝整他的人又是谁？不可能是张行成等三位新任宰相，他们不会在新君即位伊始就大刀阔斧改换重臣，也不可能是荆王李元景、江夏王李道宗为首的宗室诸王，他平素对这些人逢迎有加，谁都没得罪过，那么只剩一人了——皇帝的亲舅舅、顾命大臣长孙无忌。

是啊，外甥不听舅舅吩咐，还能听谁的？现今大唐王朝就是舅舅替外甥当家。

长孙无忌不仅是外戚，更是昔日玄武门之变重要谋划者，凌烟阁

第一功臣。他辅保外甥登皇位，以顾命大臣身份总理国政，也算顺理成章。但此人过于专断，热衷揽权，先帝在世时就曾倾轧与之不睦的房玄龄、岑文本；而另一位顾命大臣褚遂良也与之同声共气，排挤崔仁师，以诬告之辞害死刘洎。他二人在堂堂英主李世民眼皮底下尚敢党同伐异，何况现在的皇帝还是个晚生后辈。

许敬宗与长孙无忌的关系谈不上有多坏，却也没多好，恐怕国舅没忘记他在自己妹妹葬礼上开玩笑的旧恶吧？再者，许敬宗曾任东宫要职，很可能被李治再加提拔，长孙无忌欲独揽大权，自需严加防范。更重要的是，无忌或许从来就瞧不起他许某人。

门第差异绝不仅限于婚姻，更是仕途路上难以逾越的屏障。魏周隋唐四代更迭，权柄却始终握于关陇权贵之手，宇文家、杨家、李家都是西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后，至今朝廷重臣仍然多是关陇乡人，连科举选才，关陇之地都比别的地方录取名额多。

李世民驾崩后，长孙无忌以顾命之姿把持朝政，不啻为关陇权门的新首脑，在这些人看来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类乎许敬宗这等籍贯江南又私德不佳的人怎值得信任？留在朝里碍眼碍事，不如远远打发走……

想清楚这些，许敬宗由哀转怒，不禁又追忆起陈年往事——先朝末年关陇将士不愿陪隋炀帝迁都江南，发动江都宫变弑君，继而血洗朝廷，他们杀人的准则就是籍贯。当时的宰相裴矩、苏威等皆是尸位素餐之辈，却因为是北方人便免于一死；而虞世基和他父亲许善心、来护儿等人，仅仅因为是江南人就被杀死。为了活命，他忍着悲痛向叛军首领宇文文化及逢迎拍马，受尽世人的嘲笑。他原本是个崇信圣贤中规中矩的书生，正因遭受莫大耻辱性情才会改变，变得重才轻德、唯利是图、狂放不羁、不择手段……这是许敬宗心中不可触摸的伤疤，如今却被长孙无忌刺痛了。

昔日杀父辱名，今又阻扰仕途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许敬宗恨得咬牙切齿，赌咒发誓要报此仇，可摩拳擦掌许久，却又无可奈何怆然长叹——都被踢出长安了，有什么本事复仇？百年陈规又岂是他一己之力所能撼动的？关陇山高，南风不竞，世道如此，不忍又能如何？

忍字心头一把刀，许敬宗满腹怨气又化作伤感，凝望那高耸冷峻的长安城，无奈悲吟道：“徒伤幽咽响，不见东西流。无期从此别，更度几年幽。遥闻玉关道，望入杳悠悠……”

哀伤的诗句尚未吟罢，忽听身后马蹄纷沓，有个高亢浑厚的笑声传来：“甚洽甚洽！这是南朝江总所作《陇水头》，那江总老儿有才无德诗酒误国，你许敬宗也非良善之辈。相得益彰，有趣得紧啊！”

王德俭侧目观瞧，只见城南大道上奔来数骑，为首一匹骠马之上端坐一位老者。此人明显已过耳顺之年，却腰板挺拔精神矍铄，头戴浑脱帽，身披白狐裘，迎着寒风挥鞭驰马，红扑扑的宽额大脸，一副皓髯随风飘摆，甚是威武洒脱。

“何人出言讥讽？”许敬宗立刻恢复了桀骜不驯的神情，却面朝城门没有回头，故意摆出不屑之态。

老者来至近前勒缰下马，笑道：“一句戏言而已。老友，是我啊！”

许敬宗这才回头观瞧，明知道这个人是谁，却故意装作不认识：“你我相识吗？恕我忘却了，阁下贵姓高名？”

“咱们相识三十余载，你何等记性？”

许敬宗摇头晃脑道：“不怪我记性不好，只怨你自己不出名，若是何、刘、沈、谢那等大名士（何逊、刘孝绰、沈约、谢朓，都是南朝著名文士），我便是半夜遇见也能认出来。”

老者仰面大笑：“你这老货，几年没见越发轻狂！听说你升了礼部尚书，一定春风得意吧？”说罢他上前抱住许敬宗肩膀，很是亲睦——此公名叫崔义玄，是参与李唐开基之臣。他精通五经又曾从戎，可谓文武全才，官职却不高，如今六十四岁高龄，仍官居王府长史，在潞州辅佐韩王李元嘉；李治新近登基，遍召各州官员询问民情，他也奉命来京见驾。

许敬宗无心与他寒暄，指指马车道：“尚书八座已是过眼云烟，小弟运道不佳，又贬官了。”

崔义玄熟知许敬宗品性，也不以为意，戏谑道：“你这半生起起落落多少次，升得迅速降得马虎，贬官对你而言也不算什么，说不定哪天



又提回来。”

“这次怕是比登天还难了。”许敬宗手托花白的胡须，“我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。”

“那又如何？”崔义玄大不以为然，“愚兄比你还长几岁，我都不言老，哪轮得到你？”

许敬宗摇头苦笑：“崔兄不懂，不懂啊……”

“我活了六十多，有什么不懂的？”崔义玄眼望长安手捻须髯，“‘时过于期，否终则泰’，西风吹尽东风起。吕望八十尚在渭水垂钓，百里奚七十岁还是一介奴仆，后来不都身居宰辅燮理天下么？咱们还硬朗，春秋鼎盛之年何必作此垂老之叹！”

许敬宗闻听此言不禁仔细打量崔义玄，见他神采飞扬双目熠熠，顿时猜到他的心思——此老自负甚高，沉寂下僚已久，早就心有不甘，如今新君登基，八成想借觐见之机谋求晋升。想至此许敬宗眼珠一转计上心来，换了副恭维口气：“是啊，崔兄功劳赫赫文武全才，放眼天下谁能比及？在外任职二十余年，早该调入京中了，即便拔擢您当宰相，又有谁敢不服？”

“贤弟过誉。”崔义玄喜上眉梢，嘴上虽谦让，心里却觉这几句马屁很受用。

“不过……”许敬宗话锋一转，“即便同僚敬重，圣上也器重您，恐怕还是无缘高升。”

“这是从何说起？”崔义玄不解。

“崔兄以为否极泰来，我看却是火水未济。西风未尽，东风难起啊！”许敬宗一脸沉痛道，“如今朝中之事尽由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裁度。崔兄久在外任恐有所不知，无忌专断甚于往昔，手握大权越发心狭量窄，所信用者皆关陇同乡。似你我这等没个好出身的，他哪瞧得上？”

崔义玄的笑容渐渐收敛——他这辈子没少吃门第的亏。隋末群雄纷争，他最先投靠的是瓦岗军李密。那李密虽统领农民军，却系名门出身，乃是西魏八柱国之一赵公李弼之后，格外注重门第；崔义玄虽姓崔，却非清河、博陵两支望族，只是贝州武城的寒门子弟。他自负才智

过人，又性情直率夸夸其谈，惹得李密大为不悦，竟不肯收留。崔义玄衔恨而去，一气之下转投大唐，并游说瓦岗部将降唐，后来又随李世民征战洛阳立下功劳，这才成就一番事业，被封为清丘县公。可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李渊父子也是关陇权贵，乃八柱国之一陇西郡公李虎之后。崔义玄在战后鲜有建树，不被朝廷重视，始终流于外任。如今好不容易熬到李世民驾崩，李治重理朝局，他自忖是三朝老臣，也该到出头之日了。难道长孙无忌又要作梗？

回想半生遭遇，崔义玄不免忧虑，但他也知道许敬宗人品不好，这番话未可尽信，于是辩驳道：“你不必危言耸听。似我这等资历的人还剩几个？新君登基自当尊崇老臣，朝廷总要卖我点儿老面子。”

“崔兄太过自负了吧？”许敬宗阴阳怪气道，“小弟曾任东宫右庶子，是当今圣上潜邸之臣，无忌对我都不肯留面子，崔兄您的面子能比我大多少？”

“这……”崔义玄皱起眉头。

许敬宗见他已有愠色，又说：“小弟奉劝您一句，矮檐之下需低头。连晚生后辈褚遂良都当了顾命大臣，咱们早已过气。依我说咱别等人家嫌弃，再混几年主动告老，急流勇退吧。”

“唉！”崔义玄长叹一声，“愚兄不甘啊！”

许敬宗再添一把柴禾：“要说也是，兄长毕竟不似我这等耍笔杆的。您为国操劳一生，几度出生入死，岂能以区区从五品之身告老？面子过得去么？我想想……您若是执意求进，不妨去讨好国舅，他若高兴或许能提您一阶。”

“胡说！”崔义玄的怒火终于被激出来了，剑眉倒竖虎目圆睁，“老子的官爵是凭功劳挣的，岂靠逢迎献媚？当年我连李密都不肯屈就，长孙无忌算什么！”

许敬宗又假作惊惶之态：“崔兄莫声张，留神有人听去，到国舅面前告您的状。”

崔义玄生性憨直，闻听此言愈加气愤：“怕什么？嘴长在我脸上，爱说什么便说什么，谁管得着？那帮关陇之人压了我一辈子，皇帝都换三任了，如今老子六十有四，还能由着他们作践？这口气绝不忍！你怕

无忌，我却不怕！”

“是是是。”许敬宗连连作揖赔礼，“都怪小弟言语不周，惹您动肝火。我是获罪遭贬之人，不得不走了。咱改日再会，到时候再好好叙旧。”说罢他却忙离开，又低头叹息，“唉！可惜咱都一把年纪，又无缘留在京城，说是来日再会，你在潞州我在郑州，谁知此生还有没有再会之日？崔兄多多珍重吧。”这才摇头感慨着登上马车。

“欺人太甚……长孙无忌……”崔义玄兀自嘟嘟囔囔。

当局者迷旁观者清，王德俭在一旁瞧得明白，暗暗佩服舅舅煽风点火的手段，也跟着钻进马车，示意车夫启程；行出甚远，眼看已不见崔义玄身影，这才笑呵呵问：“舅父何故激怒崔公？”

“我要借他之口败坏无忌名声。崔义玄从戎起家，与诸将熟识，又在藩王手下为官，他这大嗓门一嚷，天下谁不知道？我就不信无忌不畏众人悠悠之口。不叫我过好日子，他也别打算过清静日子！”

王德俭真是哭笑不得：“话虽如此，不过出口闲气。既吃羊肉就不嫌腥膻，既揽大权便不畏人言，败坏他名声又于事何补？”

许敬宗不得不承认外甥说得对，即便不少人看不惯长孙无忌独断专行，毕竟国之大权握于其手，又有关陇党羽帮衬，孰能奈何？挑拨是非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，要想再回朝廷，继而争取更大权势，只能依靠一个人——当今天子李治。

可一想到刚登基的皇帝，许敬宗连连摇头。他在东宫任职多年，自认为很了解李治。这个年轻人堪称有史以来最完美的太子，对父皇孝顺、对群臣礼敬、对臣下仁慈、对宗室亲睦，然而却未必具备英明天子之资。慈不掌兵，柔不治国，李治太过良善，甚至胆小懦弱，那副稚嫩的肩膀能挑起江山社稷吗？先帝英明过人，未尝不忧虑这点，若非嫡系长子李承乾和次子李泰争得不可开交，以致双双被废，资质出众的吴王李恪又是庶出，皇位不会落到李治身上。倡议立李治为嗣的始作俑者便是长孙无忌，甚至可说是无忌一手将其推上皇位的。如今要让怯懦的李治忤逆舅父、恩人、顾命大臣的意志，这可能吗？人总有天赋优劣之别，凭李治的天资心性，等到真正成熟亲操大权，无忌固然是老了，他许某人也老了。他比无忌还年长两岁呢，到时候都快进棺材了，还谋什

么仕途啊？

许敬宗纵有成千上万的心眼也一筹莫展，愁闷许久，又问外甥：“近日中书、门下有何动向？”

王德俭在中书省当差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：“长孙国舅代行诏令，皇上一切皆任其做主。”

“其他宰相呢？”

“国舅一言九鼎，褚遂良在旁帮衬，中书不敢言，门下不敢驳，政事堂现在是一言堂，张行成、高季辅、于志宁也没提过什么意见。不过凭良心说，国舅这几个月干得挺不错，赈灾甚是及时，还赦免了一批囚犯，风评还算不错。”

许敬宗不服气：“萧规曹随谁不会？”他并不在乎长孙无忌干得好不好，只在乎无忌还要辅政多久。

王德俭又道：“国舅有意升宇文节、柳奭（shì）二人为中书门下三品。”

“不妙。”许敬宗撇着嘴阴沉沉道，“宇文节乃北周后裔，柳奭是河东柳氏之人，又是当今皇后亲舅舅，这两都是关陇一派。无忌老奸巨猾，知道张行成、高季辅不是亲近之人，难保日后不会闹翻，所以提前拉两个自己人进来，预备日后制衡张行成他们。”

“别忘了，还有李世勣呢！”王德俭习惯性地摸了摸脖子上的肉瘤，提醒道，“先帝临终时莫名其妙贬他为叠州刺史，却又交代皇上即位后要拜他为相。国舅初始还有些不情愿，可是凭李大胡子的威望也不好流于外任，所以还是拟了诏，准备召回来任尚书左仆射。此人既是开国名将，又是凌烟阁功臣，有能力与国舅斗一斗吧？”

“不好说啊……”许敬宗看人的眼光还算犀利，却始终摸不透李世勣。那是一位效力沙场战功赫赫的名将，同时又是个谨慎小心不发己见的臣子，他与国舅的关系如何呢？先帝驾崩前又为何无缘无故贬他的官呢？这都是外人难忖的秘密。

王德俭见舅父愁眉不展，也不禁低头思索，忽然间想起一件事：“好啦，前日我听到一桩秘闻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马车中只他二人，王德俭仍不免变颜变色，踌躇片刻才凑到舅父耳畔，低语道：“圣上与先帝嫔妃有染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许敬宗一笑而置之，绝不信老实胆小的李治会干出越轨之事，“这些话必是穷极无聊之人编的，你好歹也是中枢官吏，不要以讹传讹。”

“给事中薛元超说的。”

许敬宗一怔——薛元超与李治自小就是朋友，而且他姑母薛婕妤是教李治读书的师傅，伴于李治身边十余年，至今还住在宫里，薛家传出来的消息还能有错？

王德俭言之凿凿：“前日我与薛元超饮酒，他酒醉后无意间吐露。”

许敬宗吃惊非小。内乱属十恶之列，何况是子幸父妾？《礼记》有云：“唯禽兽无礼，故父子聚麀。”那个温文尔雅的小皇帝怎会干出此等丑事？隔了许久他才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苦笑道：“圣上毕竟是少年心性，喜好声色犬马，但临幸父妾实在大不应该。何况先帝驾崩才刚半年，做出这种丑事，若传扬出……”

“舅舅，您糊涂了吧？先帝嫔妃皆是今上庶母，岂能复居宫中？似杨妃、燕妃那等有子女的都搬出皇宫随子女生活，没生养的都已落发出家，哪还摸得着？通奸不是最近的事，是前两年在终南山翠微宫，先帝养病的时候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许敬宗惊得瞪圆了眼睛，嘴张得老大。

“千真万确，而且他与那嫔妃似乎还不止一次两次，恰被薛婕妤撞见，婕妤当然护着自己学生，便帮他遮掩。此事只薛家姑侄知情，连皇后和国舅都不知道。幸好薛元超酒醒之后全然不记得说过的话，否则孩儿真怕有性命之虞！”王德俭心有余悸抚着胸口。

许敬宗没再说什么，转过头木然望着窗外，但他的手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似是情绪异常激动。马车内一时静默无语，唯闻车轮碾过道路的吱吱声，伴着北风的呼啸……突然，他一拍大腿，仰天狂笑：“哈哈！好！太好了！”

“舅父……您这是？”王德俭莫名其妙，皇家出了这等龌龊事，怎

还笑得出来？

“前程有望，怎能不笑？哈哈哈……”许敬宗狂笑良久，继而手捋胡须面露愧色，“亏我许某人自诩高士，原来是老糊涂，侍奉东宫数载，竟没看清当今天子的真面目。”

王德俭眨么眨么眼睛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许敬宗不作答，却反问道：“你觉得当今天子是何等样人？”

他们舅甥之间毫不隐讳，王德俭直言道：“虽说他内乱好色，但毕竟是良善之人，仁孝宽厚没的说，但资质有限，而且老实怯懦，有点儿……”他犹豫片刻，终究没把“窝囊”两字说出来。

“傻小子，通奸之事是你先听说的，怎不好好揣摩揣摩呢？竟还执迷不悟。”许敬宗揣着手笑呵呵道，“先帝何许人也？扫平天下威震华夏，秦皇汉宣莫能媲美，弑兄、杀弟、囚父、屠侄，先后赐死流放过三个皇子，其心何忍？而当今皇上胆敢在这样一位父皇的眼皮底下与庶母通奸，他老实吗？”

王德俭心头一凛——这一点他从未深思过。

“还不仅仅是色胆包天。当初在翠微宫时先帝病情垂危，他表面上端水喂药侍奉有加，背地里与庶母偷欢，他果真那么孝顺？再者，此事遮掩得如此严密，除他最亲近的薛家姑侄，宫禁内外竟无人知，皇后和无忌都蒙在鼓里，他果真不聪明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王德俭无言以对。

许敬宗笑得越发诡秘：“矫情伪饰韬光养晦，曹丕因之夺储位，宇文邕因之诛权臣，看来咱这位新皇帝也是此道高手。我刚才突然想明白一件事，你还记得当初先帝为何选择今上为嗣吗？”

王德俭心绪起伏，茫茫然道：“先帝对原太子李承乾不满，又有嫡系次子魏王李泰欲夺储位，承乾串通汉王李元昌、大将侯君集意欲谋反，事泄被废。那时房玄龄、岑文本等人主张立李泰，国舅无忌与褚遂良等则力挺今上，先帝左思右想难以取舍。今上本无意争储，但李泰心中迫切，私下威胁今上，逼他退出竞争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许敬宗一把攥住他手：“这恰是最有趣之处，他遭到李泰威逼之后是何反应？”

“今上惶惶坐立不安。先帝散朝归来，见他心神不定忙问缘由，他畏惧不敢言；先帝再三追问，他才吐露李泰威逼之事。先帝大怒，于是放弃李泰，决意立他为……”王德俭话说到此，也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头。如果他真不在乎当太子，主动退让不就行了？如果他害怕李泰威逼，可直接向父皇汇报此事。但他一不退二不告，却摆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在父亲面前晃来晃去，最后还是在父亲喝问下才吐露实情，既揭露出李泰之行径，又没给先帝留下背后告状的不良印象。莫非李治是扮猪吃虎？

“耐人寻味啊！”许敬宗感叹道，“昔日先帝宣告群臣，储位不可经求而得，承乾不道、李泰窥嗣，故双双黜落，唯今上本分无争，故立为太子。现在看来，他真没争吗？他是没有什么明显的举动，可长孙无忌为他摇旗呐喊，褚遂良为他冲锋陷阵，满朝文武都替他忙。他仁孝恭顺的一面全天下人都看到了，可他丑陋荒诞的一面藏得严严实实，他比李承乾、李泰聪明得多。不自见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！”

王德俭心下犹疑，他实在不信李治的柔弱单纯是装出来的。在他看来一切或许都是巧合，通奸乱伦也许是那位嫔妃诱惑所致。他摸着脖子上的肉瘤，思量半天才接着问：“这与舅父的仕途有何干系？”

“大有干系！圣上不仅骗过了先帝，也骗过了长孙无忌。在无忌看来，他外甥能当上皇帝皆是自己之力，以此人之性情必会把持大权肆无忌惮。殊不知他外甥是韬光养晦，过不了多久君臣必生嫌隙，到那时……嘿嘿嘿，就是咱的机会了！”许敬宗双眼迸射出兴奋的光芒，“愚者暗于成事，智者见于未萌。等着瞧，我不但要雪今日之耻，还要更进一步超登宰辅。那时堂前列戟、光耀门楣，有怨报怨、有仇报仇，倒要让那帮关陇鼠辈瞧瞧我许敬宗是何等样人！”

王德俭不大敢相信：“常言道‘疏不间亲’，圣上与无忌是近亲，不至于闹到翻脸的地步吧？”

“高祖与先帝乃是亲父子，为了那张龙椅尚有玄武门之事，何况舅甥？胆敢在父皇病榻之侧与庶母通奸的人，在今上之前只有一位，就是隋炀帝！”

“太荒谬了吧？”王德俭连连摇头，“纵然今上暗藏心机，也不至于和刚愎自负、凶残暴虐的杨广相提并论啊。”

许敬宗却道：“虽不至于暴虐如杨广，也必胸怀大志权欲熏心，非泛泛之辈。他到底是懦弱无能的晋惠帝，还是一鸣惊人的楚庄王，咱拭目以待！”说罢他眼望窗外狂风瑟瑟的景象，又吟起了诗，还是南朝老狎客江总之作，却不再是哀伤之辞，而是换了一首庄严激昂的《长安道》：“翠盖承轻雾，金鞮照落晖。五侯新拜罢，七贵早朝归。轰轰紫陌上，蔼蔼红尘飞……”

王德俭对舅舅的话半信半疑，李治究竟是心机可怖还是懵懂单纯，他实在是辨不清。不过，还有一个人更令他好奇——那位与李治通奸的先帝嫔妃。

是啊！蓄意引诱也好，你情我愿也罢，能让那位谨小慎微的太子甘冒风险逾越伦理，这是怎样一个女人呢？



## 第一章

# 苦守尼寺，绝望中寻找通天法门

### 一、古佛青灯

李世民驾崩转年，改年号为永徽，是为永徽元年（公元650年）。《尔雅》有云“徽者，善也”，美好之意。永徽，永续美好。正如改元诏书上所说：“太宗文皇帝龚行天罚，宏功无外，盛烈难名。朕以寡德，守兹神器，仰凭堂构，俯畅生灵。宜遵经国之道，以叶阳和之义。”这年号寓意新天子将继承贞观一朝的辉煌美好，并永远延续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经历了一个无雪之冬，各地的灾害仍在持续。虽说朝廷赈济还算及时，但天下之大黎庶千万，终不免困厄疾苦嗷嗷待哺。逢此天地不仁之际，百姓纷纷向佛祖祷告，以求慈悲降世。

前朝隋文帝杨坚幼年养于寺庙，隋炀帝杨广曾拜法华宗智顓法师为师，故隋杨一代极为崇佛。大唐承隋之制，也对佛教甚为支持，至贞观末天下共有寺院三千七百一十六座。中原河北，宝刹林立，荆楚剑南，兰若无数，国都长安更是物华天宝名寺众多。这些寺院庄严雄伟大德云集，本来就深得虔诚信徒和风雅骚客青睐，近来灾害甚多，百姓越发趋之若鹜。前两年敕建的大慈恩寺自不必说，其他如大总持寺、会昌寺、光明寺、兴善寺、菩提寺、普光寺等无不门庭若市香火旺盛，善男信女摩肩接踵。